

A NOVEL THE STRATEGY OF SUN-TZU

孫子兵法演義

鄭飛石

下卷

陳和章譯
暖流出版社

企業家必讀鬥智小說
韓文本暢銷一百萬部



暢銷系列⑦

(下) 孫子兵法演義

禁翻印



有版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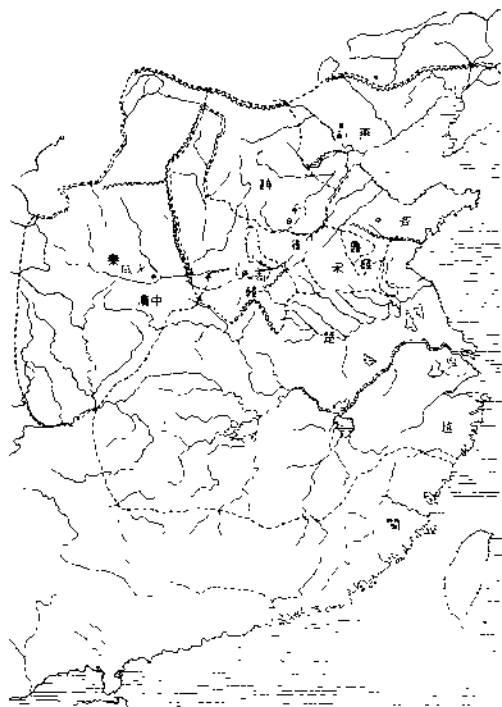
著者：鄭
譯者：陳
出版者：暖流
發行人：黃根
臺北市愛國東路77號二樓
電話：三二一七六六五號
郵政劃撥：〇一五九二九九五號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
局版臺業字二〇九〇號
印刷者：明進印刷公司
臺北市寶興街二二四巷四號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

定價新台幣一〇元

孫子兵法演義

下 卷

鄭飛石著 陳和章譯



暖流出版社

吳楚大會戰

5

勝者與敗者

28

興亡之真理

50

戰爭無常

72

聖者之道

85

鄉愁與苦惱

98

吳越同舟

116

會稽山的屈辱

133

傾城之色西施

143

伍子胥之死

160

勿武齋論兵法

183

吳之末路

203

國破山河在

224

孫臏與龐涓

244

吳楚大會戰

孫武整軍待發，即將攻伐楚國，彼時衆將群聚一堂，共商對策，孫武將軍神色凜然地說：

「依吳王之意，處心積慮，十年生聚教訓，如今欲爭霸中原，顯然時機已成熟，故此扭轉乾坤之戰，不僅關係吾國之興亡，更決定天下之局勢，在此特別籲請諸位將軍，共襄此聖戰，並抱必死決心，不成功，便成仁，以此還報吳王厚愛之恩。」

衆將軍皆肅然低頭默思，以示心意堅決。

吳王環顧四週，悠悠地說：

「伐楚以霸中原，乃是寡人畢生心願，更是吾國興亡之大事，故寡人亦隨將軍出征，與諸將軍共進退。」

吳王語畢，回顧孫武曰：

「孫元帥，請對諸將軍下達命令吧！」

孫武奉命下令，以吳王之弟夫概爲先鋒將軍，並將唐、蔡兩軍分編左、右翼，伯嚭將軍任保駕將軍，護衛吳王。伍子胥率本部士兵，率先進攻，就近攻伐楚國巢邑城。

孫武在軍前後方隨時巡視，觀察戰況，隨時應變。孫武雖精通兵法，然此乃首次直接親赴戰場，指揮作戰，故時而不安地尋思道：

「唉！敝人才疏學淺，承此大任，深恐有負君恩。以一草芥之士，不諳兵法，勝負固難逆料，今我亦僅能盡人事聽天命罷了。」

經此一想，內心頓感安然。

吳軍出征，戰鼓齊鳴，聲勢浩蕩。

吳軍出征目標是最近國境的楚國巢邑城。

先鋒大將伍子胥率軍一抵目的地，即刻將巢邑城重重包圍，猛烈進攻，國仇家恨集此一戰。十七年來，伍子胥無時無刻不念及雪洗楚國殺父之仇，憤恨填膺，格外威猛。

巢邑城主米繁，眼見吳軍攻來，即刻出城迎戰。

孫經二、三回合，米繁自付力不勝敵，退至城內，緊閉城門，並遣人往楚都請求援兵。米繁悶不應戰，城門緊閉，任憑伍子胥如何進攻，都只是防備而不出戰。

一方面，楚昭王接到米繁求救之消息，極為吃驚。

「這該如何是好？」

反問左令尹子西。

子西答道：

「吳軍此舉進攻實屬不該，然而，屬國唐、蔡皆謀叛更是可誅，此乃叛賊合流。依臣之見，請王儘速派遣精兵前往巢邑城，否則必有後患。」

楚王即刻召集衆將軍：

「吳軍急襲，吾國必得全力迎擊，粉碎吳王野心。諸位將軍，可有自願率軍支援巢邑城者？」

左令尹囊瓦率先開口道：

「大王，臣請率軍前往殲滅吳軍吧！」

「嗯！很好，吳軍一見囊瓦將軍凜然神威，聞聲必膽戰而逃，寡人命你率兵一萬，儘速趕往巢邑城。」

彼時，伍子胥令士兵攀爬城壁，準備攻入巢邑城，但是大批巨石、圓木自城頂滾落而下，一時吳軍無法近城。

孫武眼見此情形，即刻召集諸將軍，研商應變對策，此時，正巧哨兵來報。

「楚國囊瓦將軍率領一萬兵馬，正朝巢邑城蜂擁而來。」

孫武一接此報，馬上下令：

「據報，楚將囊瓦率領一萬兵馬，正往巢邑城前來。專毅將軍，你馬上率兵五千，於城南草叢中埋伏。此刻，如果我軍與囊瓦交戰，城主米繁必開城門與囊瓦將軍會合，專毅將軍可乘此機會攻入城內，占領巢邑城。」

孫武將軍且對夫概將軍言道：

「巢邑城北約五哩處，林木繁茂，夫概將軍請帶兵五千，於今夜潛伏彼處。一待囊瓦將軍抵達時，我方中軍先行詐敗撤退五十里，如此一來，囊瓦將軍必看輕我軍，故將會與米繁將軍乘勝追擊，屆時，夫概將軍再與中軍會合包圍囊瓦，囊瓦將軍前後受攻，我軍擊之，則有如探囊取物一般輕而易舉。」

孫武按兵就緒，靜待囊瓦將軍自投羅網。

不久，囊瓦將軍果真率領一萬名士兵，聲勢浩大，急速而來。孫武依計畫先行撤兵引退。

囊瓦將軍得此報告後，仰天大笑道：

「素聞孫武此人，精通兵法，奇兵戰略，難以抵擋。今日初次交戰，想必威武勇猛，誰料竟如鼠輩，聞聲喪膽，落荒而逃。我軍何不乘此良機，全力追擊，一舉殲滅吳軍。」

此時，巢邑城主米繁據報吳軍已撤退五十里，故與囊瓦合力追擊，城中精兵盡數傾巢而出，遠攻數里外之吳軍，城中一片虛空。

待楚軍追擊之際，潛伏於城南之專毅將軍，戰鼓一鳴，轟然攻入巢邑城。

城主米繁，驚聞戰鼓，荒亂之餘，調兵回頭，然而哨兵趕上稟報道：

「潛伏在巢邑城南草叢中之吳軍，大舉攻下巢邑城。」

米繁聞言六神無主，連忙派人往囊瓦將軍處請

援。

囊瓦將軍大喜功，一心以爲勝利在握，極力追擊孫武。驚聞巢邑城失守，馬上調兵回頭，想救米繁。忽然，鑼鼓大作，吳軍自森林中猛然出擊，如烏雲般，四面八方襲捲而來。

囊瓦將軍一隊人馬，從中被斷爲二，交戰之下，潰不成軍，進退失守之囊瓦只得棄甲而逃，潛入山中。

囊瓦逃荒之際，吳軍仍不放過，窮追猛擊，囊瓦一個不小心，爲吳軍擒住襟袖。囊瓦無奈，只得脫下頭盔，飛舞長矛，猛刺吳軍，待其滑落馬下之時，竄入林中，朝著予章城方向逃逸。

此外，巢邑城失守之米繁將軍，開始全力反擊，但是時不我予，而且後方有夫概將軍追擊。

夫概與米繁交戰僅僅五、六回合，即輕易地擒住米繁。

米繁被擒後，吳將專毅，大開城門，迎吳王、

孫武入城，於吳王御前報捷。

吳王大喜，論功行賞之餘，對夫概將軍道：

「巢邑城主米繁處斬，藉以提高士氣。」

逃到予章城之囊瓦，準備再度整頓殘兵與坐鎮彼處之伍子胥決一死戰，孰料伍子胥乘其不備先行攻擊，囊瓦前傷未癒，遭此攻擊，全軍覆沒。

大勝後之孫武與夫概，率軍前往予章城，途中與伍子胥交會。孫武道：

「用兵貴在迅速，一鼓作氣之下，全力進攻楚國，必可稱捷，故此際宜快馬進攻淮水。」

伍子胥說：

「我軍兵馬眾多，渡水困難，與其搭船遠渡淮水，不如行經漢水，陸路進攻。如此一來，敵軍勢必料想，我軍以水路攻之，故而僅守水路，而我軍則以陸路迂迴進攻，必可大獲全勝。」

孫武聞言，不住點頭稱是。

「嗯！言之有理，今日進攻，棄水路，走陸路。」

計議一定，停靠於淮水岸之五百艘軍船就棄而不用，而迂迴繞道至予章城後，沿漢水，進兵淮水。

囊瓦於予章城大敗後，自覺無顏面對楚國故老，因而暫駐漢水，於漢水南方整飭殘兵，先行布陣，但是人力不夠，兵力不足，只得飛鴻向楚都請援。

「戰況於我方極為不利，請大王派援兵到漢水來。」

楚昭王一接到囊瓦來訊，頓感大事不妙，心急如焚，即刻召重臣商議：

「囊瓦領兵一萬，與吳軍交戰，大敗，如何是好？」

左令伊子西說。

「事態急迫，我軍千萬不可輕敵。囊瓦將軍剛

復自用，恃才傲物，輕敵因而無法克敵，此乃大將之忌也，今若增撥援軍，仍於事無補。」

「依卿之見，誰最適宜？」

「除非派遣右司馬沈尹戌，始能克敵，所以沈司馬是最佳人選。令其帶軍屯紮漢水是最好的對策，不然，今此危難，小者我軍受挫，大者恐將危及社稷。」

楚昭王令沈尹戌帶兵五萬，慎重言道：

「賢卿帶兵五萬前往漢水，與囊瓦將軍協力退敵。」

沈尹戌乃是獻策謀略之士，而今帶兵，武裝之下，神采俊秀，威武凜然，頗有武將氣勢。

沈司馬一抵漢水，為確切掌握敵情，時與囊瓦共商謀略。

「吳軍目前行至何處？」

囊瓦答道：

「吳軍曾於淮水沿岸泊船五百艘，今日盡皆棄

而不用。大隊人馬經予章城，循著陸路，正於漢水布陣。」

沈司馬聞言大笑道：

「放眼當今文臣武將，盡皆推崇孫武爲兵法之神，今日聞言，不過爾爾。」

囊瓦吃驚地問道：

「君之高見……？」

沈尹戌笑道：

「人盡皆知，吳軍素習水戰，水路交戰，無人能出其右，以此先天優利條件，吳軍竟捨水陸，而從陸路，愚也；如此一來，我軍與吳軍於陸路交戰，若欲一舉殲滅，絕非難事。」

囊瓦又問：

「吳軍此刻正於漢水河口布陣，依閣下之高見，我軍有何策略，可一舉成功？」

「將軍可率一萬精兵，進駐漢水，以防吳軍渡河前來。我則率兵四萬，繞至後方，將其泊靠淮水

五百艘軍船，盡數焚毀，以斷其退路，而後，我軍再前後包抄，左右夾攻，敵軍援路一斷，不出十天必請降。」

囊瓦聞言，大感佩服，認爲此乃兵法上策。

「沈司馬真是神機妙算，如司馬所言，那怕孫武有三頭六臂之能，神出鬼沒之技，必難逃全軍覆沒之劫數。」

語畢，沈尹戌即整軍四萬，向淮水出發，囊瓦則領兵一萬正往漢水而去，並且屯駐軍船二百艘於漢水岸邊，以防吳軍渡河而來。

囊瓦嚴陣以待，吳軍若要渡河，將有如登天之難。

囊瓦有一心腹謀士，奸佞狡詐，頗富心機，囊瓦仕途之所以能扶搖直上，泰半得力於他之獻計。

一日，史皇憂心忡忡地說：

「急事稟報令尹。」

「何事？」

「令尹，恕小的直言。大人有一近憂，不知大人可曾觀察？放眼楚國子民，皆對沈司馬崇敬萬分，而今大人又於巢邑城戰吃了大敗，名望更低矣。如果此次戰役，聽從沈司馬之計，而獲全勝。如此一來，不但大人勞而無獲，沈司馬亦將如錦上添花更加受吾王垂愛。到時，不但您功勞付諸流水，榮華富貴亦將成過眼雲烟矣。」

囊瓦聞言，臉色大變，暗想巢邑城之戰，楚軍一萬兵馬全軍覆沒，此過難抵。如今，若與沈司馬戮力合戰，畢功於此役，功勞亦將爲沈司馬所獨享。

果真如此，一生榮華富貴必葬送於此了。

囊瓦頓感不妙，垂頭喪氣地詢問史皇：

「如你所言，吾將有難。依你之見，如何是好？如有妙計，來日我自會重重答謝你。」

史皇帶著邪氣抿嘴笑道：

「將軍，您將功贖罪之機會並非沒有。」

囊瓦一聽此話，心旌大動，忙豎起雙耳悉心傾聽，激動之下，突然拉住史皇雙手，急促問道：

「有何良策，但說無妨。」

史皇小心翼翼地，探頭環顧四周，趨向前去，低聲說道：

「此話一旦洩漏出去，不但小的性命不保，將軍亦坐立難安。」

囊瓦急功好利，一心想儘速邀功稱賞，顧不得其他，竟連身爲令尹官之身份都拋諸腦後，緊握參謀史皇雙手，乞憐似地說道：

「有我在，你但說無妨，無人敢動你一根汗毛，此事你大可不用顧忌，儘速將你之妙計獻給我吧！」

史皇轉了轉眼珠子，而後好似下了決心，抬起頭來，強而有力地說：

「令尹在上，小的肝腦塗地，在所不惜。我欲稟報之事，其實與軍令相違抗的，但是爲了讓令尹

能得到戰功，我不得不說。」

「果真如此，你亦大可不必忌諱，若真違抗軍令，我自會保護你。」

史皇深怕爲他人所竊聽，壓低聲音，小聲地說：

「令尹，今若與沈司馬共同作戰，無論將軍如何取勝，戰功必盡歸沈司馬所享，所以小的有一計策，倒不如，將軍放棄與沈司馬合力作戰，果敢地獨挑大樑。」

「哦？我一人獨戰可取勝的話，那是再好不過了，不知你的高見是……？」

「沈司馬對將軍說：『不要讓吳軍渡河，而在此防守。』他爲何下此令呢？其因是沈司馬欲獨占功勞，因而以此布局，將兵力集中於手下，以將軍爲工具，沈司馬獨自率兵渡河，卻令將軍據守於此。這分明是以將軍之力，圖自己之功。依我之見，吳軍不諳此地形勢，不如我軍趁此黑夜，渡河而去

，奮力迎頭一擊，吳軍防不勝防。故將軍獨自率軍渡河而過，大敗吳軍，亦絕非難事。」

囊瓦果真被史皇奸佞之語所惑，心意隨之改變。心想，如史皇所言，沈司馬想獨占大功，請我守備漢水，也分得太低佔我了。

「嗯！依你之見，沈司馬想獨占功勞，我僅是他利用之工具罷了。」

「此事小的早已察覺，不過將軍您現在能徹悟，爲時未晚。」

「嗯！爲時未晚。沈司馬既然如此藐視我，我必得給他顏色瞧瞧。今夜，即刻渡河攻吳，打得吳軍措手不及，亦令沈司馬對我刮目相看。」

囊瓦好大喜功，無視軍紀，果真改變心意，決定單獨渡過漢水，攻打吳軍。

當晚，囊瓦緊急下令，趁黑渡河而去。

漢水另一岸，有大小別山，吳軍駐紮於大別山麓。囊瓦渡水後，先行駐兵在小別山麓，探測敵情

雖是黑夜渡河，然而大隊人馬，焉能瞞過敵軍哨兵，所以囊瓦一抵小別山麓，即刻爲吳軍所察知。

大別山麓乃吳軍本營，孫武一聽囊瓦軍隊已渡河而來，即刻下令夫概將軍：

「敵軍甫渡河，兵力疲憊，陣容渙散，即刻攻之，以兵二千必勝矣。」

於是，夫概帶兵急襲。囊瓦本欲突擊吳軍，反遭吳軍夜襲，倉皇失措。

潰散之兵士，四面逃竄，囊瓦勃然變色，大怒道：

「逃亡者立斬。」

頃刻間，數拾名兵士首級落地，兵士們不得已，只好迎敵而戰。

然而，夫概將軍來勢兇猛。囊瓦之軍與吳軍短兵相接，夫概威猛善戰，囊瓦則顯得氣竭力衰，交戰幾回合，囊瓦之馬突然被夫概刺刀所斬，呀然一

聲，囊瓦應聲滾落地上。正當夫概高舉大刀，揮斬而下，欲取囊瓦首級之際，囊瓦有一部將武黑，瞬間竄出，將囊瓦解救而去。

囊瓦雖逃此一死，但是楚軍在夫概將軍猛烈攻勢下，已奄奄一息，了無生氣了。

待旭日東昇，夫概將軍率隊凱旋而歸，忙向孫武告捷。孫武大喜，以吳王之名重賞夫概。

落荒而逃之囊瓦，重回陣營，嚴聲厲斥史皇道：

「本人聽信你的讒言，渡河攻打吳軍，結果落得如此下場，你該當何罪？」

話說囊瓦一味責怪史皇實無道理，蓋因軍政決策，主權仍在囊瓦身上。所以史皇並不因此自責，仍然理直氣壯地說道：

「將軍，在下如有失策，自該引咎自絕，但是小的何罪之有？」

囊瓦怒斥道：

「依你之計，渡河襲吳，本將慘敗而回，你還有顏面說沒有失策。」

當然史皇奸滑狡詐，腹中詭計多端，自是應對如流。

「兵家之事，勝負焉能一舉定之，倘若將軍能將計就計，再度出擊，必能生擒吳王。如此一來，勝負必曉，吳王被擒，吳軍必降，將軍此功必蒙楚王重用矣。」

乍聞此言，囊瓦復又心動矣。決心再度出征，擒吳王，招降吳軍。

「噫！言之有理，本將今晚將動員三軍，直攻敵人大本營。」

囊瓦重振旗鼓，即再度出擊。

一方面，孫武與囊瓦交戰得勝後，雖喜亦不敢掉以輕心，處處防備囊瓦，一有反擊行動，馬上迎擊。

孫武召集衆將軍會商。

「囊瓦有一謀士史皇，是足智多謀的奸滑小人。依吾之見，楚軍想扳回勝利，必將再度夜襲我軍。爲防患未然，專毅將軍和夫概將軍，把中軍分成兩部，佈署於本營外圍左右之區，以捍衛大王安危，其餘軍隊，請再度戮力共戰擊退敵軍。」

此外，又對護衛吳王之保駕將軍伯嚭說道：

「今晚敵軍必將來襲，請保駕大王移駕至安全之地，切勿驚擾大王。」

孫武爲防百密一疏，特下令伍子胥：

「伍將軍，你率軍五千，潛伏於靠近敵陣的小別山麓，按兵不動。當敵軍出營，攻打我軍時，趁敵營空虛之際，直攻而入，將敵軍殘部殲滅。」

此招乃所謂趁虛而入，趁著敵方主力軍出征於外，本部空虛之際，大舉侵入，攻無不克。

囊瓦真的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一點也沒料到孫武的計謀，三更半夜下令奇襲，生擒吳王。

囊瓦帶領五千精兵，抵達大別山腰，俯瞰吳軍

本營時，竟是一片死寂，毫無動靜，哨兵回報說：

「敵軍皆熟睡矣。」

得此消息，囊瓦大笑。

「天助我也，吳軍不知死之將至，竟仍酣睡。現在，全軍進攻吳軍，諸位特別注意，此行目的，乃在生擒吳王。」

軍令一下，五千兵士，齊聲吶喊，蜂擁攻入吳營。

但是令他們吃驚的是，吳軍營中，空無所有。

「哎呀！莫非中計？何以是座空城？」

「難道敵軍聞悉，膽怯而逃？」

兵士們竊竊私語，滿臉狐疑。

「唉！囊瓦年老力衰，腦筋混沌。」

兵士們競相指責囊瓦失策。

兵士原先鬥志高昂，一見此狀不禁意氣消沈，大有乘興而去，敗興而回的失望。

囊瓦是歷經百戰的沙場老將，見此光景，失望

之下仍不失戒心，乃對士兵們下令道：

「敵軍潛逃，此際回營，中途或有伏兵，大家切勿掉以輕心。」

兵士之間怨聲四起，紛紛抱怨道：

「我們晚上都沒睡好，像這樣吃力不討好之事，白跑一趟，都怪我們將軍年紀老了，腦筋糊塗。」

軍隊撤回之際，渙散而無軍紀。

指揮者任務之重，由此而見，軍令絕無戲言，否則士氣低落，勝亦無望矣。

囊瓦之軍，撤回四、五里路時。

突然，四面號聲響起，劃破靜夜，只見四面人馬攢動，吳軍蜂擁而上。囊瓦之軍原本渙散，乍見此狀，嚇得四處逃竄。

囊瓦奮力殺出重重圍兵，欲圖逃逸，誰知專毅將軍和夫概將軍卻又分別自左右殺出，高叫道：

「喂！囊瓦，看你往那兒逃，快快請降，本將